



她们文学丛书 散文卷

云南人民出版社

回忆冬天

蒋子丹 著



她们文学丛书 **散文卷**

回 忆 冬 天

蒋子丹 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

(滇)新登字 01 号

责任编辑 沈 地
封面设计 王玉辉
西 里
责任校对 张 静
版式设计 西 里

她们文学丛书
散文卷
回忆冬天
蒋子丹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昆明市书林街 100 号

云南新华印刷一厂

印装

云南新华彩印厂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0.25

字数: 180000 字

1996 年 3 月第 1 版

199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8 000 册

ISBN7-222-01937-5 / I · 530

定 价: 12.30 元

她 们

——《她们文学丛书》序

程志方

她们是她们。我们是我们。我们永远不是她们。
而且，没有她们，便没有我们。
是她们，孕育了人类。
是她们，拓开了文明。
没有她们，世界是残缺的。
没有她们，文学是跛脚的。
她们的存在，使世界完整。
她们的存在，使文学鲜活。
在传统面前，她们是最坏的女人。
在未来面前，她们是最好的女人。
有了她们，我们才可以超越历史。

有了她们，我们才可以赢获明天。
因此，我爱她们，我们爱她们。
于是，有了《她们文学丛书》的构想。
中国女性文学从这里走向新的辉煌。
中国女性作家从这里登攀文学的峰峦。
她们将给我们：
另一片蓝天白云，
另一轮明月朝阳，
另一双眼睛，
另一座家园。
来吧，
我们和她们。

1995.5.25

· 她们文学丛书 ·

目 录

1 她们

——《她们文学丛书》序 程志方

第一辑 往 事

- 3 往事
- 10 下海第一夜
- 13 客居广州
- 16 手足
- 21 旧物
- 25 剪纸
- 29 遗产
- 32 终结
- 40 奔丧故里

目 录

- 44 最后的聚会
- 51 友人去国
- 55 一路平安
- 59 鞋匠
- 64 歉疚
- 67 公猫小花
- 72 陵水观猴
- 77 来去之间
- 81 船到桥头
- 84 菜市场遭遇记

第二辑 故 人

- 89 何立伟
- 95 徐晓鹤

目 录

- 102 韩少功
- 119 何士光
- 124 张延
- 128 黄茵
- 133 张欣
- 139 林白
- 146 方方
- 152 P 君
- 156 小向
- 161 宣传宝
- 165 赵叔叔
- 168 姑妈
- 172 小三子
- 175 大表哥
- 178 婧婷

目 录

- 182 黑衣夫人
- 185 白领丽人
- 189 茅屋女人
- 192 吾邻之妻

第三辑 遐 想

- 200 遐想死亡
- 234 命运
- 239 浪漫的鬼魂
- 244 过客
- 247 午后的雷暴
- 262 有感阳光岛
- 265 回忆冬天

目 录

- 268 我在干什么
- 274 一个人的时候
- 290 感动
- 293 孤独
- 297 扇坟
- 300 着装的尴尬
- 302 荒诞两种
- 306 小说与散文
- 309 文学的性别
- 312 感谢文学再三

第一辑 往事

往 事



都说往事如烟。如烟的往事终要随时光之风飘散。可是，二十年过去，该磨灭的都磨灭了，该褪色的已经褪色，凝固的记忆里还留存着那个黄昏，连同一个女孩苍白的脸和草地湿漉漉的绿色。也有拂之不去的烟云，也有不似烟云的往事。

那个黄昏里，春天的霏霏淫雨刚刚打住，我在宿舍大门口，看见了躺在草地上的女孩。我怀着十七岁孩子的好奇心走近她。“喂，你怎么了？”我朝她喊。她没有应，喉咙里发出一串微弱而古怪的声音，随后有些白色泡沫滴出她的嘴角。再靠近些，我看见她双手握着一根黑色的粗绳子，就依稀记起下午路过时，有几个女孩在这里跳绳。莫

非这孩子跳着绳就发了什么病？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周围没有一个人，求助的目光也无处着落。我想到了要去她家里报信。并且，我走到了她家的院门口。我当然认得这个孩子，全大院的人都无一例外地认得她，她住在我们宿舍院中之院的小楼里。我走到了那个女孩家的大门口，门虚掩着，但我不敢推开它。

那个院子让人害怕，至少让我这个出身是红是黑尚无定论的走资派后代害怕。记得半年前，我们这个文化人聚居的院子里忽然来了一群军人，他们下了车指指点点，然后吩咐小楼的居民搬家。小楼“文革”前由某作家一家居住，运动中被造了反，便搬进去好几家普通干部。两天内，楼就腾空了，楼外边刷刷竖起三面墙，最大限度地包括了周围的空地，其中还有全院孩子的游戏圣地——水塘。大门口的传达室也挂上了白格子尼龙窗纱，成为小楼的附属用房。白天，我们看见成队的大卡车，把砖、沙、水泥、木材以及果树苗和鸡鸭送到院里去，晚上，可以听见开晚班的兵们大声吆喝着忙碌。若干天的热闹过去后，那扇新漆的灰门就紧紧关闭了，里边是一片荒无人烟般的清静。宿舍里的大人们为之交头接耳甚至诚惶诚恐，好像这位从京城迁来不容分说就占去了一小半公用院场的大官儿给我们带来了多少荣耀似的。没有人敢说鸭子占了鸡窝有什么不正常，没有人指责他们把院墙修到了大路中间妨

碍了所有住户的进出。倒是常有人站在灰门外边闲谈，眼角时不时朝门边扫上一扫，随时恭候大门偶尔开合并随时预备一睹小楼主人的风采献上表示敬意的笑容。没有机会。大门总是森严地关闭着，偶尔进出的，是买菜的公务员或上学放学的孩子——一个十二三岁的女孩和一个略大些的男孩。所以全宿舍的人都无一例外地认得现在躺在地上的女孩，这个代表那显赫神秘家族出现在我们面前的女孩。

可幸的是她还小，还不懂得动用家庭的显赫凌驾于人。她仍像普通人家的女孩那样蹦蹦跳跳地走路，边走边踢石子或唏唏溜溜舔着冰棍。碰到其他孩子，她会停顿一下似笑非笑地认真看你一眼，然后略微失望地调过头去。所有的孩子都不愿向她表示友好，包括与她年龄相仿跟她同学的孩子。孩子们不会像大人们那样注意她父亲是少将还是中将，属于哪条线上的人物，得志与不得志，他们只知道原先可供游戏的空地，长满水葫芦与浮萍有小鱼游弋其间的水塘，都被这家人独占了。女孩常常将门半掩着把头伸出来，看其他孩子在被围墙截余的狭窄路面上“跳房子”。游戏常会被过往的大人们喝断，孩子们挡住了原本只剩下半边的路。女孩会在这时候把头缩回去，不知她是担心门隙里露出的宽阔庭院会招惹孩子们动了到里边去玩的念头，还是回避扫了兴的孩子向她投去的怨恨目光，反

正她缩回去了，很长时间都不再出来。她很孤独，至少我觉得她很孤独。上学放学，她有时跟她哥哥就伴，有时就只有她一个人。只有一个人的时候，摁门铃就成了问题。门铃安得很高，高得让女孩踮了脚仍然够不着。有一次，我看见她在门边跳起脚来摁铃，怎么也摁不响，只好蹲在门外眼巴巴等她哥哥。见我路过，她站起身迟疑地看看我又看看摁钮，似乎想求我替她代一臂之劳。我头也不回地走过去了。那时候，我对那座深宅大院里的一切都有种莫名的疏远之感，说不清是仇恨还是畏惧。假如不是“文化大革命”，所有的事情都乱了套，一位将军如何会凭白无故住到省文联的宿舍里来，如何可以赶走别人还占用公用场地？反正我没有替女孩子叫门。又过了几天，我看见她想出了自力更生的法子，踮起脚再举一根小木棍将门铃摁响了。她的学习成绩可能不错。我想。并因此对她有了一丝好感。

这个女孩躺在草地上了，当我刚对她有一丝好感的时候。我应该去她家里报信。

我在门外犹豫了好一阵，才推开那扇沉重的灰门。“有人吗？”一推开门我就开始大叫，与其说是喊人，不如说是急于表白自己并不想偷偷溜进去干什么。没人答应。一连问了数遍，仍没人答应。我不得不走进小楼，没走正门，而是从旁边的小门走进去，我很怕碰到这座楼房的大小主

人，我想最好只碰到那个闷声不吭的公务员。穿过锅炉房、厨房、餐厅，一直走到正楼的楼梯上，我的喊声依然没唤出任何人来，整座楼如同被肃穆淹死了似的沉寂。我真的害怕起来，慌忙往楼下撤退。我怕楼上突然走出那个从来没露过面的将军，对我大喝一声，你来干什么？果然当我刚撤到楼下，楼梯上就有人对我这样发问。不是将军而是个年轻军官。我吓得忙不迭如此这般地对他说了，那人连呼糟糕，趿着鞋就往外蹿。

跑到现场，已经有一圈人围在那儿。一个邻居正用根长竹竿把女孩手里的黑色绳索挑开，还有人在旁边变了声调地喊：“把电闸拉了！把电闸拉了！”草地上的气氛十二分紧张。我这才看清女孩手里握着的是一条电线，她触电了。

闻讯赶来的军医开始给女孩做人工呼吸。在手掌一下一下的挤压下，她小小的胸膛发出咋咋的响声，好像肋骨将要断裂，她脸上的苍白一寸寸被乌青侵染了，嘴里涌出的泡沫渐渐减少直到干涸。最后，满头大汗的军医住了手，表示他已无能为力。接着，一辆黑色轿车将女孩载走，送去医院施行心脏按摩术。人群缓缓散开。女孩家的大灰门复又关闭了。人们仍然未曾见到她的父母，听说将军夫妇正在外地疗养。

肇事电线被高高吊起来，附近拉了绳子以免有人靠